道德玄經原旨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三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

原旨曰道蹈也德得也蹈道得德是謂上德上德之心德不已尚人心自歸是以有德其德大矣下德之心德不已忘人心未必歸是以無德其德小矣上德無心於爲無所以爲道之次也下德有心於爲有所以爲德斯下矣上仁有心於爲無所以爲德之次也上義有心於爲有所以爲仁之次也上禮有心於爲而人莫之應義之次也人莫之應則有不肖之心生有不肖之心生則攘臂而仍之不足怪也故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亂則攘臂之作甚矣前識者伯主懷詐假禮義會盟以紿諸侯道之華不實已彰愚之始薄俗已見是以大丈夫處道德之厚實不居禮詐之華薄故云去彼取此噫皇道降而爲帝德帝德降而爲王之仁義王之仁義降而爲伯之智力智力降而爲戰國之詐亂攘臂相仍民不堪處於是玄聖素王者出道德著而理欲分春秋作而名分定辭雖不

同而旨則一焉大丈夫有志當世致君澤
民要不拘仕隱修辭立誠道在其中矣
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
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

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
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
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非乎
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原旨曰道之在天地神物君民間莫不有分可自虧不可自盈是以天虧西北地缺東南惟其虧之缺之而不自滿故能長久聖人無全能其道亦然惟無全能所以爲聖也爲侯王而知此道故不得不謙以自下況爲臣民而不知有謙下可乎自其大者觀之不當無者衆矣自其小者觀之不當有者衆矣既不當有又不當無衆者可去一不可去一道也有分焉昔之得一者如天地神谷萬物侯王莫不各得其一故

能以清以寧以靈以盈以生以為天下貞
其致之致極也極則天無以清將恐裂地
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
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貴高將恐蹷矣無以云者分滿則無以自

容其可久乎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知分滿可戒故處高貴而不忘賤下基本
固矣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言其德孤
善寡自謙之辭此其以賤為本也非乎自
審其辭而又嗟歎之故致數輿無輿言德

貴自隱德貴自隱則在我所得者衆一有表襮之心則寡矣如輿之爲物本具全體不可數輪轅輻轂而求爲之輿者數而求之則爲輿者失矣此侯王之道所以不欲碌碌如玉而自多其德又不欲落落如石而以德自少既不以少又不以多則昔之得一者自然合分之宜合分之宜安有不長久者乎

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原旨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上句言體下句言用道之體用也如此反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也道無定體惟變是體動則造化流行萬物生焉弱柔也柔弱者生之徒也道無定用惟化是用用則生意發施萬物安焉噫嘻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也無也是何物也耶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凡具形氣者皆物物必有壞壞則復歸於無有一不壞者存是何物也耶觀其生物者氣則知生氣者神生神者道

矣夫神性也氣命也合曰道聖人立教使
人備道各正性命蓋本諸此仲尼之盡性
至命反終之謂也子思之天命謂性原始
之謂也老氏言復命而不言性此言有生
於無性其在矣嘗論性者吾所固有命者

天之所賦生之始也性不得命吾無以生
命不得性天無以賦性與命交相養而後
盡有生之道也生之終也形亡命復惟性
不亡與道同久修此謂之修道得此謂之
得道學道之人有不能自究本性反有問命

於人者是未明性命之正也吾得因而申之

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原旨曰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也上士聞道造其有情有

信而又達其無爲無形故勤而行之中士聞道雖造有情有信而未達無爲無形故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二者俱惑故大笑之蓋下士天資既淺又爲人欲所汩天理未明彼物之有形有爲者尚未之造況道之無爲無形者豈易達哉此下士之不容不笑也不笑則不足以見吾道之大矣建言古有之言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斯八者言道之用有若

無也大方無隅方無隅故大大大器晚成器晚成故大大大音希聲音希聲故大大大象無形象無形故大斯四者言道之體實若虛也道隱無名知而不言能而不爲也夫惟道善貸且成惟善貸故可傳惟且成故可得然則不可受不可見者道非外物故不可以手受而目見惟在聞道勤行求其在我者而得之心當不待受而久將自見也

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

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原旨曰天地生物之心無他有塞吾體帥吾性沖和一氣而已彼造物者之生生不窮舍此而何哉沖和中和也道生一無極而太極也一生二兩儀生焉二生三三才立而萬物生也是謂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天陽地陰二氣交感妙合而凝一點中虛乃成沖和純粹至精

者為人雜糅不正者為物人物賦形前頫後傴負陰抱陽之象也兼三才而兩之者在我矣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正斯道也嗚呼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聖人以父母天地赤子萬民為心嗟三代之季各尚智力爭土害民上失所愛下民受虐玄聖體天地生物之心法造化沖和之德尚柔弱戒剛強以教養天下故引王公稱孤寡為喻曰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

稱則是尚柔弱而反以孤寡爲我善也況其下者可以智力自尚而不知剛强爲戒乎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或之者當天理未定之時人欲方熾惟知以智力自尚剛强爲勝柔者受損剛者受益及乎天理既定則柔者益剛者損矣人之未聞道者往往尚智力騁剛强又教人以剛强爲善亦猶我之尚中和守柔弱教人以柔弱爲善也聖愚之所見不同天壤如此然則强梁者終不得其正死是可戒也吾將正

為教父見不賢而內自省是亦教誨之而已修身而不明此則無以致吾身之中和治國而不明此則無以育天地間之萬物

經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原旨曰上章發明沖和之德以戒強梁者不得其死此章言至柔之理以明馳騁天下之至堅是皆天道自然之理聖人表而出之以戒天下非託於空言者也何以明

之觀天運太虛今古不息孰使之然哉必有載而運之者矣故曰浮天載地者氣也水也氣乃無形之水水乃有形之氣水至柔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氣至柔而馳騁至堅者無以加焉聖人言至柔而不言氣

氣其在矣天以沖和至柔之氣行乎乾健至剛之體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氣也氣無質故曰無有無間空虛也觀無有之氣入於太虛空無之間氣無爲而四時自行四時不

言而百物自生盈亦廣矣吾是以知無爲
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希及之云者嗟歎之辭也聖人體天道而
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以教天下簡易
明白宜可信也何天下希有信及者乎信
旣不及其何以行之哉聖人固無欲人必
已信之心然而嗟歎之辭有不容不發此
道惟老孔得之而不得行於當世故孔子
亦有予欲無言之歎又曰如有用我者吾
其爲東周乎聖人之憂以天下以道自任

也如此是豈果欲無言哉是豈不欲行於

當世哉必有不得已者而已之者矣

經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原旨曰養生全身所以全吾天也養生而不知全身全身而不知全天則是芻豢之養矣物之具氣體于天地間者莫不有養焉天之所與一物一理小大有分脩短有數初不待求而養者未嘗不足惟不待求

故未見求而得所養不求不得所養使求而得所養不求不得所養則是天將容私欲人之賂已欲人之賂已則有情者長得所養而不死無情者不得所養而幾乎絶矣是何足以言天之至公哉惟不待求故不可求此其所以爲天也何獨人而不知察妄有求益所養之心乎苟有求益所養之心則名之貪貨之黷不亡於此則亡於彼反不得全其天之所與養是可悲也聖人憫其不悟而誨之以名比身二者孰親

以身比貨二者孰多以得比亡二者孰病所愛既甚所費必大所藏既多所亡必厚惟知足而不甚愛則不致辱之病知止而不厚藏則不致殆之病然後可以盡吾養之善而吾之天者全矣是則可以長久也爲上而知此道則不待下之求而不廢所與養爲下而知此道則不敢上之求而安吾所自養不甚愛不多藏知止知足各全所養則家可長國可久矣

○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

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原旨曰謙之時義大矣哉天道虧盈而益謙故下濟而光明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也地道變盈而流謙故卑而上行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也鬼神害盈而福謙故尊而光大直若屈也人道惡盈而好謙故卑而不可踰大巧若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大辯若訥也躁勝寒地在山上也靜勝熱山在地下也清靜爲天下正謙尊君

子有終萬民服也噫嘻易老之道同出異名道德演於墳典易象則於圖書一皆觀天道以明人道者也上章言名貨以戒愛藏言得亡以明止足則裒益平施之義可見下章言可欲不知足欲得以戒罪禍咎謙之義可見或曰勝極也躁極則寒靜極則熱此以氣言也或曰躁能勝寒靜能勝熱此以理言也謙其在矣然則謙之六五曰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而此下章曰天下有道却

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則謙言侵伐行師無乃不可手知卑而不可踰裒益平施則可也若必至戎馬生郊謙何取焉老聖之道以柔勝剛故與謙合申韓不善學流入刑名爲聖門萬世罪人哀哉

後七

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原旨曰古之有天下者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君壽之脩短唐虞而上遠不可稽見之

禹貢之辭則知堯舜之朝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人民如其地堯爲天子舜禹稷契咎繇爲臣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形于擊壤之歌則知爲有道之世也堯未甚老而遜之舜舜遵堯之道未甚老而遜之禹堯舜皆不失天下之尊榮皆天壽百餘齡而子孫皆不失土地之封不廢烝嘗之義如二聖人者可謂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唐虞之盛可見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夏商之

○

衰可見罪莫大於可欲甚愛大費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多藏厚亡也咎莫大於欲得我所欲得人亦欲得天下胡爲不爭戎焉胡爲不生如惡無道以就有道莫若不爲夏商之衰求爲唐虞之盛知足常足將不失堯舜之尊榮然則天下有道云者必得君如堯舜臣如咎夔民如唐虞之民則比屋可封人人皆知天下之重而不以害其生孰有可欲之罪不知足之禍欲得之咎者哉

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原旨曰不出戶知天下爲有道聖人言也得不爲堯讓許由者言乎不窺牖見天道由辭堯讓曰日月出矣時雨降矣爝火之光灌漑之澤不亦難且勞乎由之不出箕山所以知天下既已治也出彌遠而知彌少爲不知足止者道不行而知由之所以不復代堯也不見而名吾將爲名乎吾將

爲賓乎無爲而成吾無所用天下爲由不受堯讓是不出戶而成萬世之名殆賢於堯矣巢父之牛不飲洗耳之水是不窺牖而無是非之名又賢於由矣堯授舜舜授禹堯舜有道有位之聖人巢由有道無位之聖人如巢由者可謂無功名而功名則是無爲而成者也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曰吾知之濠上矣濠梁之水深網罟不到魚不待出濠梁而

知天下之水不免有網罟之害故樂其從容而不出魚之不出濠梁是巢由之不出箕山也噫微後王無以見堯舜之聖微堯舜無以見巢由之高

經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原旨曰為學日益衆人之道也為道日損聖人之道也上知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若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又何損焉

舜授禹加以人心道心危微之言則損之所不免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損之云者損去人欲也又損云者人欲去得淨盡也人欲淨盡則無徇己之爲無徇己之爲則凡所爲者皆天理之所當爲而不可不爲也如禹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勞可見矣而曰行其所無事于以見禹之爲皆所當爲而不可不爲者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取之云者非取天下之土地子女也非取天下之犬馬玉帛也樂

取諸人以爲善也無事云者行其所無事也惟能樂取諸人以爲善而行其所無事則天下歸之猶水之就下也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有事云者謂人莫己若而欲強人之從己也強人之從己衆人之道也烏足以取天下哉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斯言得之矣

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言

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原旨曰聖人應物不先物故無常心此承上章之旨狀其成德言道可常心不可常道常則所應皆理心常則應不免欲是未到聖人地也聖人之心太空無雲止水無波魚躍鳶飛物無不應故能民同胞物吾與上下與天地同流一以百姓之心為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則物無忤者應之以理而已善者吾應之以善不善者吾亦應之

以善德善信者吾應之以信不信者吾亦應之以信德信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是以天下之善爲善人無有不善也以天下之信爲信人無有不信也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言有位之聖人如帝堯之在宥天下也舜告禹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則惵惵渾其心於焉見矣百姓皆注其耳目天視民視天聽民聽德化流行人心所歸聖人皆孩之一以赤子而視之也若夫齧缺之爲

人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者則〇去帝堯之一間焉耳

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原旨曰品物之盈天地間莫不有族有祖族言其衆祖言其親天地萬物之大叢盧也出生入死生則有死死則有生天理之

常何容心焉知吾之出者入者未嘗生未嘗死則其生之徒者誰乎死之徒者誰乎之生之死者又其誰乎生十有三死十有三之生之死十有三是九也彼何物者耶道之爲物十三才各得其三其一則太極

之祖也生之徒天三陽輕清之氣日月星辰之徒也死之徒地三陰重濁之氣山川草木之徒也之生之死人三元沖和之氣精氣神也人之爲人莫不兼是三才者而又抱太極之祖乃有其生孟軻所謂萬物

皆備於我者人亦貴矣既得其生乃不自貴養吾之祖而親者而乃動之死地是可哀也夫何故以其忘吾之所自貴反有過求外物益其厚養之心是之謂生生之厚計亦左矣一有心於此則探虎穴蹈白刃

叢七 十五

不顧危亡無不為已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無探穴之心也入軍不被甲兵無蹈刃之心也兕何從而投其角虎何從而措其爪兵何從而容其刃夫何故以其吾無致死之地物亦無傷焉

經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原旨曰道生德畜物形勢成此承上章之旨言天地庶物皆道氣所生道物之祖也衆妙在焉其爲物不貳生物不測者乎德物之族也一之未形者在焉含畜功至物得以形勢一之既形者物各成其態也勢

成則貌象聲色具焉大而天之穹窿地之磅礴微而食醢朝菌之化蜩甲蛇蛻之假一皆祖族道德而爲物者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謂之族謂之祖則是子天地而孫萬物也又誰爵焉道德之常自然而已故日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聖人體道爲心曲成萬物而不宰其德玄矣舜之玄德升聞亦此道也

經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原旨曰天下有始始一也有父母未生之始有天地未兆之始有未始有始之始其來尚矣可不謂神得一以靈乎道言神明釋言靈光儒言聰明同一始也以爲天下母母者萬物之所從出人莫不有是母也

旣得其母神生明也以知其子明生光也○旣知其子復守其母知其光當守其明而不離也光不離明明則神明者存身雖沒而明不殆也母亦氣也子神也神氣相守則光明生焉養生家所謂塞兌垂簾收視返聽蓋本諸此塞其兌閉其門爲己之道也內得其養則神明者存神明存而終身不勤宜矣開其兌濟其事爲人之道也外得其養則發而爲事業事業濟而終身不救亦宜矣故伏羲得之以襲氣母黃帝得之

以登雲天而湯武以不百年之身謀建千載之業夫內聖外王之道不同如此見小曰明知微知彰也小有子之義守柔曰強知柔知剛也柔有母之義用其光光子也母召其子也復歸其明明母也子隱母胎也此其爲知子守母之道也守而不失則殃不及身是謂襲常襲合也合乎大常所謂允執厥中所謂獨立不改所謂不與萬法爲侶同此道也豈非大丈夫之出世功成名遂者乎

經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猒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原旨曰老聖歎三代下衰諸侯更霸民不聊生因設辭以自況曰使我介然有爲治之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爾言不生事也上不生事則民安民安則國治所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大道正路也徑旁蹊也言當時諸侯卿大夫貪功黷武好貨尚奢含

正路而弗由務先權謀啓天下之爭奪朝甚除官冗而宮室侈田甚蕪民散而田野荒倉甚虛粟耗而倉廩竭甚矣衣取其蔽體可也何必服文采佩取其安常可也何必帶利劒飲食取其實腹何必膏粱而取饜財貨取其適用何必珍寶而有餘此皆無益於生有害於治是謂為盜而誇富於人非聖人之道也

經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

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原旨曰洪範之建用皇極所以為民作則也聖人之抱一為天下式所以為民立命也建必如天地之建光嶽終古不拔抱必如河海之抱堪輿終古不脫始可言善禹成水土功輔成五服外薄四海建五長宜可不拔也有社稷有人民宜可不脫也有

啓之賢而傳之家子孫祭祀宜可不輟也奈何有禹之祖有桀之孫桀昏德民墜塗炭人心一去社稷隨失祖宗烝嘗安在哉由桀罔知身修一至於此商紂亦然故聖人不得不言蓋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然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治益廣道益踈當知所愼脩之身其德乃眞愼厥身脩思永眞其在矣脩之家其德乃餘能克家則善有餘慶也脩之鄉其德乃長斯友一鄉之善

○士也修之國其德乃豐國人皆好之也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天下慕之也故以身觀身則身修以家觀家則家齊以鄉觀鄉則鄉長以國觀國則國治以天下觀天下則天下平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而觀之斯可知也

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

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原旨曰含德之厚上章言修德觀德不言所以為德此言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是以赤子之德為德也觀其精全氣和柔弱真常赤子之德可見如毒蟲猛獸攫鳥皆物之至惡有毒害之心者於赤子則不螫不據不搏也此無他柔德之至矣出生入死章無死地其德似之是數惡蟲皆物之有毒而無知者也尚不害於赤子況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則彼惡人雖有不善豈無

知乎自無可加害之地也赤子骨弱筋柔初無甚大氣力而握則能固未知牝牡之合初無交媾之情峻有時而作精全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氣和之至也和乃德之常知和則常知常則明明則無不容矣益生曰祥祥妖也有益生之心則善復爲妖也心使氣曰强近死之心也心使氣則近死之徵也物壯則老老則死矣謂之不道此無他柔德既失非長久之道也早亡而已

經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原旨曰懷道之士能污能隆與時消長可愚可知與世浮沉若南郭子綦之隱几顏子之如愚則是知者不言若公孫龍之辯則言者不知也吁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塞兑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六者玄同故不可得而親無譽勸之心也不可

得而踈無毀沮之心也不可得而利無希慕之心也不可得而害無仇敵之心也不可得而貴無功名之心也不可得而賤無寵辱之心也凡此皆不足以累其心然後能安時處順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是能淵嘿雷聲玄同萬象神動天隨不露圭角衆人有所不識焉故爲天下貴

經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

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原旨曰正政也堯之庶績咸熙舜之百揆時序以正治國也奇乃正之變禹之班師振旅七旬有苗格以奇用兵也湯以葛伯不祀而征遂滅十一國桀放而有諸夏奇之次也周以紂不道而伐大會盟津戰于牧野紂焚而有諸商又其次矣兵法曰上

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於禹格有苗湯征夏周伐商見之降此而下奇變爲詐詐變爲亂矣以無事取天下即章末無爲好靜無事無欲之旨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周室中衰厲王好利以榮公爲卿專利害民使衛巫監謗以告則殺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矣淮夷入寇民相與爲畔襲王奔彘共和行政民多利器國家滋昏矣幽王淫昏以石父爲卿佞巧好利用事專任政治多邪諸侯或畔戎狄殺之人多伎巧

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矣故聖人
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
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古聖之
言玄聖引以爲證得非墳典之言與幽王
二年西周三川震太史伯陽父曰昔伊洛
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三代之
季矣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
山崩三年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寵褒姒
以爲后以子伯服爲太子伯陽讀史記曰
周亡矣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王伐

帝申侯與鄫人名西夷犬戎攻殺王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徙居東都西周累廢伯陽老聖字老聖昔事西伯為藏史仕成王為柱下史幽王時為太史修道養壽屢掌史帙演著玄經龜鑑萬世吾所謂無名古史盍可驗矣當時位雖人臣而道冠百王是有道無位之聖人也

經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原旨曰政如夫子爲政以德之政悶悶齊之以禮也政教寬大其民樂業風俗淳淳察察齊之以刑也政令嚴峻其民罔措舉動缺缺所謂上刻核太至則下應之以不肖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恃福作威禍其將至畏禍修德福其將至禍福倚伏如寒暑然孰知其極盈虛消息物極則變其無正邪天道靡常耶疑審之辭爲陛帝位

丑也于其子孫弗率 皇天降災假手于湯正復爲奇矣湯征自葛善也惟受罪浮于桀假手于周善復爲妖也民之迷其日固久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由來遠矣曰方曰廉曰直曰光斯在內者也不割不劌不肆不耀斯在外者也聖人務內不務外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正其在我者則有不待正而彼將自正矣惡有所謂爲奇爲妖者哉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三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四

彼八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原旨曰治人養其外者也知身所當養則知人所當養物所當養也事天養其內者也知心所當養則知精神所當養凡天之在我者無不當養也養之道莫若嗇嗇保

愛也夫惟嗇是謂早服亟服勤所以養之。道早服謂之重積德惟能亟亟服勤所養則積德斯厚矣重積德則無不克積德既厚則內外交養之功至人得其養則惟危者安天得其養則惟微者明無不克莫知其極惟精惟一在其中矣莫知其極是以有國國猶身也身所當養國所當養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道也治人有道則國昌事天有道則身康國昌身康久長可保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國以民爲根

身以心為柢根深則民安柢固則神安民
安則國無有不長神安則身無有不久矣
老子之治人事天書之祈天永命一也
經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
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
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原旨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細魚也烹
細魚撓之亦糜傷火亦糜有中道焉大國
有天下者也民猶小鮮也政猶火也撓之
亦損傷政亦損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鬼

神天地神祇陰陽之氣天地有鬼神猶國之有臣佐以道莅天下者聖人無爲乎上賢人有爲乎下上下不失其道則陰陽之氣不差災害不作其鬼不神也燮理之功斯見其鬼不神則曰暘而暘曰雨而雨人

無札瘥物無疵癘五穀熟而人民育矣其神亦不傷人也其神不傷人道泰時亨物阜民富下有常輸上無苛歛聖人亦不傷人也嗚呼民天之赤子君天之元子元者善之長也長不傷幼天必祐之是之謂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于以見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
經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
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
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
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
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原旨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交如齊宣
王問孟子交隣國之交也大國之於小國
猶大海之於江河大者下則小者歸焉是

大國當善下則可以交通天下之小國也譬如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牝以靜爲下是大國既善下又當以靜爲政如牝以靜下而勝牡則小國不待以力服亦將自歸矣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惟仁

者爲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或下以取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或下而取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樂

天者保天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畏天者保其國兩者各得其所欲交相養而得其宜如山嶽之於草木不毓上豐下則重本輕末蓋大者處下則小者無不容載小者敷榮則大者無不富庶故大者宜爲下孔子見老子而後孟子出豈無得於見聞者乎

經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

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原旨曰道包天地韞藏萬物如室家之有閫奥焉善人得之可以爲吾身之寶不善人得之可以爲吾身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如堯之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尊行可以加人汝陟帝位者也美言尊行道之發于外者尚可以市可以加人況存諸內者乎人之不善豈無可教之資何棄之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觀堯之曰吁曰咈則四凶之不善不待舜而後知然聲其不善而不即罪者足以見堯之帝德廣運其仁如天而不輕殺戮也故立天子置三公天子作民父母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賛化育安人民保天下也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外此巡四岳朝諸侯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盛然此皆外物曾不如虛己南面坐進此道而天下自治也古之

所以貴此道者何哉非曰求而有所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謂下民昏墊不幸而有不善之罪則哀而矜之曰我罪之也耶者不定之辭非縱民為不善而終不見罪也知其自有司殺者在故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以此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若堯者可謂天下萬世之所貴也

經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

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
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原旨曰老聖歎世道不古智詐相欺為亂
無以挽回人心於是數述上古無為之化
以詔後世使反鍥薄之風為淳厚之氣其
以道自任若此為無為法自然也事無事

順天理也味無味樂恬淡也大小多少君
臣民庶在焉報怨以德凡上下之交或有
不善則當以德報為心如善者吾善之不
善者吾亦善之是也圖難於其易為大於

其細謀當謹始無使滋蔓難圖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物理所在從微至著如易之不遠復無祇悔由一陽二陽積而爲乾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有乾之德不自爲大成其大者六陽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人心僥薄往往如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之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惟其難之於始故終無難

經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原旨曰其安易持此承上章之旨言天下事物之理欲全厥終當愼厥初要在承平

無事之時戒無妄舉則安而易持譬之事
未兆則易謀物脆則易破微則易散也爲
之於未有非有所以爲杜之於未有也治
之於未亂非有所謂治鎮之於未亂也故
又喻木之始生於毫末臺之始起於累土

行之始發於足下當其始也厥兆甚微及
其至也木則合抱臺則九層行則千里是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厥初不可不愼也天
下之事一有心於爲則多致乎敗用力以
執則或致乎失所爲盡心力而爲之之後必

有災也是以聖人無必爲故無敗事無固執故無失悔凡民則不然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以未聞持安之道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惟聖者能之是以聖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以見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以見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也若夫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者終亦無爲而已故曰以王季爲父武王爲子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經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原旨曰古之善爲道者如堯之治天下而民不識不知得不謂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乎何則上以無爲爲政使民由之而不知是國之福也民之難治由上有以啓其智多人之具五性皆天所賦莫不有自然之

理猶天之有五行春生仁也夏長禮也秋成義也冬藏智也信通四時故寒暑節歲功成旱潦不作疵癘不生物得以昌也爲民司命而不知有仁之生禮之長義之成而專尚智之藏者則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可以言歲乎歲常冬則萬物藏而不育治尚智則專聚斂而不知發可以言治乎所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故以智治國者賊其民乃所以賊其國不以智治國者福其民乃所以福其國也知此

兩者亦可爲治之楷式常知楷式不尚智術福被于國是之謂玄德玄德云者輔物之自然而不以明民也玄德深矣遠矣與物返矣言與智治不同也不以智治然後以至大順大順則萬物各遂其生成之性矣

經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原旨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此併結前數章之義也江海善下故能爲百谷之王是以聖人法善下之道而不欲自上於人然不得已而居人之上故曰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是位雖處上而言則謙下也不亦謙受益之謂乎名雖先人身則後之自有推而上之先之者矣惟其能下能後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不以爲軋已也處前而民不害不以爲妨已也

惟其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其在上在先也夫何故以其不與民爭上爭先故天下莫有能與爭之心玄經之旨凡言脩身則齊家治國在焉言治國齊家則脩身在焉善觀者當自有得於言外之旨

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

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原旨曰老聖所言之道非上古無爲則唐虞雍熙之道也其大無象不可以名言求衆人之所罕識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謂不可幾及也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自釋自審之辭如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孰得而肖焉若禹之地平天成則可以跡求也老聖歎天下之人皆謂我所言之道大似不肖故復舉其

次者而言曰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保持抱守也一曰慈不敢以天民肆戮二曰儉不敢以天物暴殄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以天討倡舉夫慈故能勇班師振旅舞干羽而苗民格儉故能廣薄衣服而致孝乎

鬼神卑宮室而致費於溝洫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舜命總朕師遜舉皐陶將讓位曰枚卜功臣固辭弗獲乃有位古之人有行之者禹是也今捨其慈且勇所以誅龍逢戮比干捨其儉且廣所以爲傾宫

瑤臺瓊室玉門捨其後且先所以因湯夏臺囚昌羑里死矣南巢牧野之禍至古之人有行之者桀紂是也夫慈以戰則勝仁者無敵以守則固民效死弗去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夏臺羑里之厄所以脫古之人有行之者湯文是也若湯之放桀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周之伐紂曰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此其肖矣夫湯武不得爲堯舜之君其細可知也

經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原旨曰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其惟文王乎羑里之囚崇侯虎所譖也文王受命六年始伐崇善戰者不怒也崇侯譖昌昌以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獻紂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

伐爲西伯典治南國江漢汝旁諸侯善勝敵者不爭也呂尚東海上人遇七十餘主而不聽人皆曰狂丈夫漁于渭陽西伯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呂尚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西伯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立爲師善用人者爲下如四善云者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配天謂明可爲人主極法則也如文王者乃古之呂尚爲士者可爲法於天下

後世矣昔西伯嘗問於太公曰商王罪殺
不辜汝助予憂奚太公曰天道無殃不可
以先唱人道無殃不可以先謀他日又問
曰人主之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鬼神之
福乎太公曰重賦斂大宮室則人多病瘟
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好田獵畢弋不避
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好破壞名山
壅決名川則歲多大水好武事兵革不息
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西伯曰誠哉不十
年商亡天下歸周是亦慈儉不先之徵也

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原旨曰兵本以戒不虞非所以虞天下也用兵有言引古兵法語下文是也兵法以先舉者爲主應敵者爲客吾不敢爲主不敢先舉兵以虞天下也而爲客彼弗率以侵我不得已而應之是戒不虞也雖不得已而應猶不敢進寸以輕敵寧退尺以固

守是謂行無行行行師也無行無行師之心師雖行而不輕進攘無臂攘捍禦也無臂無舉手之心雖捍禦而不輕舉手仍無敵仍引也無無敵無輕敵之心雖引兵相抗而不輕於敵執無兵兵凶器也雖執凶器而不行殺戮何哉禍莫大於輕敵諸侯以國爲心故不免有時而先舉天子以天下爲心此吾民彼亦吾民禍彼猶禍此也肯輕敵哉此禹所以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也噫輕敵幾喪吾寶寶即前章三寶

之實所謂惟善爲寶仁親以爲寳則凡天下之民莫非吾寳也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言兩兵對抗哀而不忍無殺傷天民之心將見不戰而屈人兵勝可知矣以結上二章之義前章言不武是美文王而微寓抑武王之意老聖凡言兵多以禹格有苗爲法

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嘆能

作不
其知

原旨曰言者所以載道知知道也行行道也甚易知甚易行吾無隱乎爾行之則左右逢其原天下之人何其莫能知莫能行哉嗟歎之辭也宗祖也君主也言有宗是皆祖述墳典古史之書事有君是皆歸本皇帝王伯之道豈託空言者哉不知言則不知道是以不我知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行則其無知可見夫唯無知則知我者希斯亦不足怪也巳於戲知我者希則在我

者貴一云則法也我道也取法於道則我貴矣聖人被褐懷玉褐微賤之服玉至貴之寶被褐謂無位懷玉喻有道此言有道無位之聖人也故天下所罕知老聖以此自喻所負可知也

經曰知不知上缺八不知知病夫惟十三病病以其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以其不病世本誤作是以不病

原旨曰知知道也病不知道也知不知上聖人知而不言上也不知知病衆人言而

不知病也夫惟病病言衆人之病病矣以其不以病爲心而禦人以口給故犯不知知病也聖人不病言聖人常以不知爲病而不輕於言是以不病也言寡尤行寡悔幾何人哉昔周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

背當老聖在周金人之作寧無儆耶孔聖觀周嘗得撫而歎之前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此言知不知上不知知病道豈終不可知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經曰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威刑罰也人以身爲重加之以刑罰孰不知畏然有不顧斧鉞而犯之者何哉大威至矣知其無所自逃小民畏苦尚有不肖之心生況其大力量者乎湯出夏臺去三面之網信有由也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國憲桀君也湯臣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大人之心其

可自狹乎狹則物有所不容擅福作威靡所不至民不堪處民不堪處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蓋將有所不能容者矣此桀之所以亡湯之所由興無狹其所居所居心也心不狹則神明來居物無不容生之道

狹八　十四

也無厭其所生所生內則神明外則民物俱不可厭厭則去我之心生死之道也夫惟不厭我不厭彼是以不厭彼不厭我聖人自知不自見無翳人之心自愛不自貴無威人之心故去彼狹厭取此知愛也

經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原旨曰勇志也敢氣也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生之道也一或氣壹則動志動而爭則蹶死之道也知此兩者或利或害言志氣二物制得其道則利制失其道則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故惡之端也天好生惡殺誰能知天意惡殺而弗違哉

是以聖人猶難之天意罔測聖人猶以爲難而無勇敢之爲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柔能勝剛不言而善應至誠感神不召而自來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繟然而善謀天道福善禍淫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其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也當桀紂爲君之日使能任賢聽諫知天之所惡不輕勇敢而謹猶難之心則湯武雖聖焉敢不臣乎吁甚矣豈桀紂之有以自

亡耶其天網之疎而不失耶何聖人之言

其弗可違也如此

經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

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

者殺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

希有不傷其手矣

原旨曰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民不畏死奈

何以死懼之此承上章餘旨歎王道不作

天下之民不死于兵則死于飢孰殺之哉

方且嚴法令廣聚斂脅民以威動之死地

無所逃之非不畏死不免死也孟子謂殺人以刃與政亦此意民不畏死即是民不堪命而懷等死之心上若寬法令薄賦歛省徑役天下之民各得所養惟恐其死為奇作弗靖也民得其養或自作弗靖吾得

執而殺之謂犯于有司必寘刑戮天殺之也孰敢言民常畏死無敢犯之矣司殺者天也代司殺者人也殺之當則天殺之不當則是以人殺人能無傷乎斲大匠之事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喻殺人以政實

自傷也當周室東遷政由方伯擅舉征伐是猶代大匠之斲不但名分廢墜而諸侯之師禪赫千里戕賊民生畏死不暇及其天定勝人鮮不敗事傷手之義也

經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原旨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不可以無民猶民不可以無食民之飢以其上

食税之多是以飢三代之季大槩相類昔○五伯爭强興徑役事征討國祿不均國用惟艱田野不闢税斂不給又從而增羨之民之所以飢也飢則草竊姦宄出沒靡常是以難治非民難治也以其上之有爲上有爲下亦有爲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所謂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神不自許神不自許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何則養生必先之以物然則物有餘而身不養者亦多矣若季世

之法聖人有所不取

經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原旨曰死生亦大矣生之徒死之徒吾於出生入死章已言其約噫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其死也堅強堅強者死之徒豈惟人哉物莫不然故又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原其所以生所

以死本乎陰陽二氣而已二氣本乎太極之一氣一氣本乎無極之太虛經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在易則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無而極有知易無而極有則知易無極也易有太極得不謂無極而太極乎太極乃物初混淪之一氣無極即太極未形之太虛釋氏有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亦即有生於無而復歸於無也然則生之徒者何與死之徒者何與自太極生兩儀乾剛坤柔天地合德乾天也天一

生水父剛而子柔故水性柔弱其德順下地二生火母柔而子剛故火性炎上其德剛燥天非火之剛無以發乾健之體地非水之柔無以致坤順之用惟其剛柔相生故能成久大之德業人之生也柔弱天水

資焉其死也堅强地火攝焉惟剛柔相濟而成既未之功則長生久視之道在故養生家專取法焉柔弱者生剛强者死譬猶兵强則不勝衆攻之也木强則共衆伐之也强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之道也老聖凡

言柔弱則氣剛强則物氣和則生物壯則老老則死死則當知所歸如復混而爲一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皆歸之之道也

經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原旨曰洪範九疇五曰皇極皇建其有極言大中之道立其有中行九疇之義也天

之道其猶張弓乎引射為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上下之中可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小大之中可見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抑高舉下之道也熱極變凉寒極變温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天之道其折中如此所以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天理人欲常相反焉所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如天之雲行雨施澤及萬物惟有道者所謂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者也聖

人爲而不恃無責報之望功成而不居法天之道也其不欲見賢執中而已聖人事業無爲有爲函天蓋地凡民有所不識也

嗚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原旨曰軟勝堅牝勝牡理也物性柔弱莫過於水及其至也決堤潰川無能易之老

聖憫文武墜地將有二代喪亡之風故因關尹之問而匡救之曰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惟伯禹得之以水治水地平天成成湯得之東征西怨惟恐後已西伯得之戡黎伐崇罔不欲喪是皆以柔弱勝剛強者也使桀知此能監唐虞之治則不爲湯勝使紂知此能監夏之亡則不爲武勝惟其剛強暴虐迷不知省是以有臣代君者出甚矣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此古聖人言也當緜

之極湯文之囚受垢不祥莫大焉及其禹
受禪湯武自代皆得爲社稷主天下王噫
桀紂固虐矣君也湯武固聖矣臣也如禹
以功受禪尚無間然若湯武以智力自代
得無慚乎惟文王小心事紂終不易節故
可比德堯舜玄經本旨一皆以正己正人
與爲人主者告人主正則百官正百官正
則天下之民正焉有爲臣而可自代君者
乎正言之君民吾羲皇之民無繩可結亦
可已甘其食窪樽可飲美其服毛可禦寒

安其居巢穴足以避風雨樂其俗含哺鼓腹樂在其中隣國相望道並行而不悖鷄犬之聲相聞物並育而不害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爭城爭地之心天之道地之利未嘗不足玩及此章大樸淳風益乎天地

化八 二十

問今猶古也則知老聖之所自得非季世强梁之所可知所謂萬世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經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

己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原言曰聖人之心天地之心無不容無不與也所謂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與衆人則不然美言不信俗尚華也信言不美道貴樸也善者不辯無不容也辯者不善未忘言也知者不博混而爲一博者不知數與無與聖人不積與時消長既以爲人己愈有生物之心常在既以與人己愈多造物之心不窮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

無恩而大恩至矣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四

表八